

八二二二砲戰歷險記 (下)

● 宋炯 (海軍少將備役) 撰文 · 王宜庚校訂

第四次搶灘陷火網

(下) 記 險 歷 戰 砲 三 二 八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三時三刻，船團到達金門，未幾太湖艦電令解散編隊，各艦單獨行動，我立即下令加俾（增加機器轉速帶動艙車葉轉速，使船速得以增加），直駛預定登陸之七號海灘並下令備戰，黑暗中有位軍官遞給我一頂鋼盔，說是艦長專用的。戴上之後，嫌它重了些，偷懶將其順手置於近旁信號燈架上。四時五十分本艦駛至七號海灘外三百碼處，看到灘頭燈光點點，經大家共同尋找，方辨明本艦的搶灘指示燈。筆者立即調整船位及航向，正擬對正此兩盞指示燈搶灘，但還未到下後錨六百呎距離，共砲突然猛烈射擊，霎時之間，我看到左右遠方之圍頭與煙墩山以及金門島對面火光閃閃，響聲如雷，約十餘秒後，各方面打來砲彈綿密地轟擊到灘頭，爆炸火光如在眼前，爆炸聲更是響徹雲霄。看來灘頭上已無一平方公尺之淨土，灘頭上原有點點燈光全數

熄滅，包含搶灘指示燈也看不見了，中共這種震攝千軍萬馬的兇猛砲擊，的確驚心動魄。此時我想到戴鋼盔，伸手去取卻是空的，原來早被人捷手先得，只好強自鎮靜，執行任務，後來駛離料羅灣海域，解除備戰，也未追問誰誤取了艦長的鋼盔。在這次任務中，美頌艦上，也是整個船團中間，我是唯一未戴鋼盔的戰鬥人員；也是唯一挺身站立在部位上者，因而全艦官兵視我為勇者表象，領導威信自此確立。

其實當天共軍根據雷達偵測，在我各艦接近到灘頭二、三百碼時，雷達回跡已與灘頭回跡合併，判斷各艦皆已搶灘，立即砲轟灘頭。然而我艦仍在海灘外二百碼處；所以未挨砲彈。這時，通信官劉秉同建議用無線電話向護航艦請示可否退灘，經我同意後，所得指示是在原地待命，令人莫名其妙。但作為軍人我仍遵令辦理，先將艙向南轉出，然後老老實實地在原地停俾（停止俾葉旋轉，使船得以停滯下來）待命。雖然安全仍無

慮，但是官兵們萬分焦急，電信室又再度請求，遂得謝司令命令，立即撤離海灘。

在奉到撤離命令時，本艦已在海灘外二百多碼處待命了廿分鐘之久。官兵們的情緒緊張，是與秒俱增的。當我下令雙俾進一（傳達俾速令到機艙，雙俾進一為低速前進之意）時，航海官徐鏗竟違令逕傳雙俾進五（以戰速「超全速」前進，通常作戰時才使用，因耗油特大），使我很高興，斥其一下使機器開那麼快，一旦壞了，豈不誤事。那知道他答的更妙：「報告艦長！我們就算搖雙俾進一俾鐘（俾鐘是舵房與機艙直接傳達或覆誦俾速之鍊條帶動顯示器）下去，機艙裏也一定自行開到進五啦！」其人頑皮如此，令人啼笑皆非。本艦便如此在自認迅捷狀況下，領先向外衝出，敵人砲火也追著我們打。那時天色未明，看不到砲彈落處，也不知如何迴避，只能採用一六五〇航向，在彈雨硝煙之中衝出，只聽如雷的砲彈在近處爆炸，震耳欲聾，幸而未受擊中。在衝出好長

一段距離後，我交代雷達室尋找護航艦位。雷達士回報，在本艦正南方一萬碼處有五個目標。這時才知道美朋、美珍早已同三艘驅逐艦會合了。我覺得奇怪的是一奉令撤離，徐鏗中尉改傳雙俸進五，本艦應是最先起步，跑的最快，怎麼會落後友艦五哩，二十多分航程呢。這個謎底直到安返馬公，與幾位老手艦長見了面，方才揭曉。

原來閃電作戰計劃中規定運輸艦搶灘後，如未下卸完畢，不准退灘。這是作業人員閉門造車的「傑作」。各美字號艦長皆不以爲然，有人建議擬訂該計劃之運輸支隊長或參謀長彭廣菲中校應隨艦督導；但他們拼命推辭，使艦長們更是不服；在第一次任務提示會上，艦長們均對此一條文提出質疑。主持會議的黎玉璽將軍裁示道：如果搶了灘，遭到砲擊，下卸部隊撤走，各艦認爲任務無法達成時，可向護航的南巡支隊長請示，視狀況決定可否退灘返航。但是會議結束，南巡支隊長姚道義上校立即與各LSM艦作了一項默契；各艦遇有上述情形，可以一面請示，一面退灘。萬一無線電通訊故障，姚支隊長也會承認大家已經請示獲准過了。難怪美朋、美珍跑的那麼快，只有我這個新手乖乖停在海灘待命而落後了一萬碼之遙。由於姚道義能體會LSM艦執行閃電計劃的艱苦和危險，寄予同情，乃有此合情合理的寬大默契。自此我對這位開明的長官由衷地欽佩。在知道友艦位置後，筆者下令改向一八五

度，繼續冒砲火外衝，追趕他們。直到曙光初露，方才脫其砲火網，與護航支隊會合，歸隊南駛解除備戰，檢查人員裝備並無損傷，真是僥倖。解除備戰後，官兵們除值更人員以外，皆進艙內休息。然而當我瞋上眼，正欲好好休息一下時，約九時許，本艦突接到「閃電」級電報。原來是謝祝年司令要本艦某時通過T點（料羅灣內距各海灘最中央之點）於十七點二十七分搶灘七號海灘下卸，筆者緊張情緒再度激升。原來美珍艦於今晨三點，在海灘遠處，將所載六輛LVT（Landing Vehicle Transport之簡寫，中譯爲登陸運輸車，軍中同仁喜叫它做水鴨子）泛水下卸，算是完成了任務，美朋艦因一部主機故障，不好派它，因而如要再試著卸貨，非派本艦不可，但白天搶灘料羅灣，太危險了。接令後，我未立即宣佈，直到午餐畢，官兵有說有笑。筆者認爲時間適宜，便從口袋內取出電令宣讀給官兵聽，隨即很嚴肅地告訴他們：今天下午這趟任務非常危險，命令既已下達，絕對無法規避。因此要官員們認真轉知每一位士官兵，必須確實準備妥當；防險裝置尤須特別檢查，所有防水門蓋均須認真密閉。在遭受砲擊時，仍准許官兵如往常一般，在備戰部位上伏身避彈，但是如果本艦不幸中彈受損，則嚴格要求修班人員立即站起來趕往受損處，作必須之損害管制，救火、堵漏或搶修機器，絕不容許絲毫耽誤，以使艦身保持動力及浮力爲第一要務。我

又特別宣佈，如果到時還有人遲疑怕死，我一定要當場槍斃他！同時我也交代我右手旁的政戰指導官馮鐵錚上尉幫我嚴格執行戰場紀律。九月十三日下午天氣奇佳，視界極好。本艦行經金廈水道外海時，用望遠鏡遠眺廈門、鼓浪嶼（官校在廈門時，每逢星期天放假，常去遊覽之地），隱隱可辨，根據海圖定位，本艦距廈門廿六哩。也讓我意識到秋高氣爽的實況。這種氣象對共軍砲兵觀測非常有利，對我艦任務更具潛在危險，我艦隨護航支隊駛至料羅灣十五哩處，因時間尚早，旗艦下令同轉九（艦隊間傳達航向之信號碼，同轉多少是命令執行各艦均向右同時轉向多少度，其最後數字代表十度爲單位之航向，「同轉九」即同時向右轉九十度，如以數字在信號碼前發出，則代表同時向左轉指示之度數），向東航行，在甲板上官兵都面露喜色，希望不要進去了。走了一段航程，旗艦再掛出同轉九信號，整個船團背離料羅灣向南行駛，官兵們頓感輕快，開始有說有笑，好像任務終將取消了。但是好景不常，大約不到四點，旗艦又再懸旗同轉九，改朝西進行。官兵原有談笑聲沉寂了。到了最後，又來同轉九信號，再度北駛，朝向料羅灣航進。於是全艦鴉雀無聲矣。大家都充分瞭解到這趟任務，跑不掉啦，果然到了四時卅分後，旗艦終於用燈號通知本艦離隊，單獨行動。

我將艦首轉出增速爲十節（雙俸進四）。

超越船團，直奔T點。此時尚未備戰，但是許多官兵都紛紛走上甲板，這時伙委吳中士走上駕駛台向我請示，要不要提前開飯；我根本吃不下，而且時間也來不及了，只好豪氣萬丈地說等幹完事再開飯，隨即下令備戰。不到一分鐘各部位人員到齊，各砲彈匣全已裝妥上膛，損管器材統已排好備用。官兵個人救生衣鋼盔穿戴的異常確實，每條固定帶子全部牢牢繫好，這是在艦隊裏服務多年來所見平日訓練從未如此迅速確實之成果。當本艦衝向料羅灣時，海軍金門連絡組在無線電話中通知，岸上友軍將會支援。其實我們明知金門守軍大砲沒有共軍多，連日反砲戰消耗砲彈不少，迄未補充，所剩有限的彈藥恐怕還得保留作日後決戰之用。但是當我率艦通過了T點，朝新頭海灘駛去時，看到接近灘頭高地上飄起了一道煙霧；猜想大概便是他們的支援了，但是這片煙霧對金門兩側共軍觀測站而言，也是毫無作用的。

當本艦依照海軍連絡組建議向新頭海灘伴動前航時，看到距本艦四五百碼海面，開始有零星水柱升起，共砲果真一次比一次凶狠，不待我們接近海灘，便先開砲了，惟落彈稀疏，為試射調整射距之舉。乃令修理班人員將坦克艙內原載米麵類軍品再多堆載些到本艦所攜唯一的LVT之上，並召來該車車長（陸戰隊），指示五號海灘正確位置，問他敢不敢泛水搶灘？他回答沒有問題！壯哉！我即令停俾，打開船頭門，放下跳板。

指揮操縱大門的宋延林上士很快完成作業，那位陸戰隊車長又嫌跳板放的不夠低，宋班長眼看砲彈愈打愈近了，非常焦急，折騰了好一回，LVT終於成功泛水，宋班長迅即升起跳板關閉大門。這時有下屬官員建議我趕快開俾離開，我雖為新手，但確知艦首大門未閉妥固定前，絕不適宜用俾的，一直等宋班長報告大門關牢，才下令用俾衝向七號海灘。本艦沿海灘外五百碼，由五號駛七號海灘時，共軍大砲已開始砲擊，守軍全部進入掩體洞內，料羅灣大片金色海灘上闕無人煙，出奇地安靜。海上只有我的美頌艦孤零零的在挨打，即使到了七號海灘也無法搶灘，更不會有人來下卸。我們未吭氣，旗艦也未作聲。此時轟擊我艦的砲彈，完全由兩側打過來。砲彈密度不如凌晨所射緊密，兩側即圍頭及鎮海角打來之砲都是齊放，每次彈群少則四、五發，多則六、七發，惟經過從新頭灘外挨打起，共軍不斷修正彈著，等我們快到七號灘時，所有打過來之砲彈，最遠的已不逾五十碼，彈落海面激起水柱已高過駕駛台，即使有不少是空炸的砲彈，也濺起很高的水柱，空炸的砲彈彈片在本艦上空橫飛，碰擊發出鏗鏘之聲，而遠在十二哩以外的各艦艦長及謝祝年司令等在望遠鏡中密切觀看著本艦，只看到一群群水柱完全罩住了美頌艦，連船影都看不到了，才發現情況不對，下令「緊急撤退」。

我艦奉令撤退後，立即轉舵，加速為雙

俾進五（十二節）先朝東南直衝。因為會聽說過敵方砲彈從不會打在同一點上，因此奔向敵方砲彈落點，反而安全。此時視界清晰，共砲打的奇準，落彈點辨識很容易，但共軍用多門砲開火打我，我只好擇南方至東南方落彈水柱為衝駛目標，採取艦艇標準的避彈的「之航運動」（指向左轉向走一段，又向右轉向有如「之」字形之運動），不停改變航向，惟未用大角度，以免彎的太大而延長挨打時間，每次朝水柱衝航時，由於水柱很近又很高，水柱未消失前，艦身已衝到。因此在四十一砲位的士兵，都被海水賤濕。此外高逾駕駛台，又居上風的水柱，不時橫蓋過駕駛台，水花陣陣撲到我的臉上，不但難聞的炸藥殘屑會吸入鼻內，所戴近視太陽眼鏡也時被污染，必須迅速取下擦拭再戴才行，造成我觀看及操縱艦身很大的困擾。

約在十七時四十五分，共軍打來彈群中的砲彈在船舷旁爆炸，艦身發生非常劇烈的震盪，我心臟立即為之緊縮，心想這下可真的完啦。但是回頭一看艦艉，由俾葉打出去的兩股水跡依然完整未斷，證明主機還是很正常，叫各部位報告有無進水之處，均回報沒有。心頭的高興真是筆墨難以形容。美頌艦仍以原先之航向閃避著砲彈，繼續高速外衝。只是由於大部分無線電天線都被砲彈破片削斷，對外通信已全部中斷。在本艦初自七號灘外衝時，金門連絡組通知：在金廈水道發現快速目標，請特別提防。果然在料羅

灣西側海上看到一個陽光下閃閃發光的水面物，因反射陽光太強，難以分辨究竟是何物體，以為便是共軍快艇，乃下令四十一砲射向該快艇。連串砲彈不停射了出去，幸未命中。不過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兩側共軍巨砲也沉寂了下來，似乎在看我們究竟在幹什麼。過後才一個彈群打了過來。本艦射擊海上不明物約三四分鐘，眼尖的官兵已看出該目標正是我們放下去的LVT，於是我們下令停放，內心不禁慚愧。又慶幸四十一砲射擊不準，否則豈非又加添了台海冤魂。此事直到我們安返馬公，看到美朋艦的同仁，才知那輛LVT是他們艦內放出去的。

挨砲三刻鐘未受傷

慢慢地，敵砲射擊密度逐漸稀疏了下來。到了下午六點多鐘，美頌艦終於完全衝出了共軍熾烈的火網，距料羅灣已二萬碼外，距圍頭也超過了二萬五千碼。粗估一下，共砲每一彈群平均六七發砲彈，每分鐘打來十一、二個彈群。我艦連續被打了足足四十五分鐘，挨砲彈至少三千發以上，竟無一彈直接打中，真是萬幸。

由於電信受損，美頌艦脫離敵砲攻擊後，旗艦也不顧禁令，立即用燈號詢問戰損及官兵傷亡數字，蓋他們遠在十二哩外，只看到美頌艦在七號海灘被敵彈水柱完全遮蓋，以為兇多吉少，即至看到本艦衝出危險，總認為損傷慘重，那知毫髮無損，我們經此浩劫，虎口餘生，無不歡欣萬分，慶幸不已。

這次晚餐人人吃的特別香，餐桌上譯電官王寶林興奮地說：美頌艦自八二三起，已經四次進出料羅灣，以這趟最是危險，卻未被打中，以後再怎麼樣也不會被打中的了。

九月十三日十八時卅分，美頌艦終於隨護航支隊回駛馬公，那夜也是筆者自接任艦長以來第一次睡了個好覺。

運送巨砲敵成功

閃電計畫完成後，海軍又執行鴻運作戰以中字號艦載十七輛LVT，各LVT又裝滿軍品，駛往金門以兩棲作戰登陸艦岸運動方式，將LVT泛水，直駛金門海灘捲體下卸，再執行轟雷作戰，就是剛在八月中下旬，中美海軍在枋寮作了一次中美聯合兩棲作戰演習，結束後發生砲戰，我軍方洽請參演的美軍陸戰隊將所攜八吋砲全部借給我軍，這些八吋巨砲最初裝載於幾艘美字艦上。擇適當時機駛往金門搶灘下卸。後見美字艦在閃電作戰中各梯次中試登不成，徒勞往返，因此另外很妥慎擬訂了「轟雷作戰計劃」，即從左營兩棲部隊登陸艇隊中抽選了狀況較佳之合字號登陸艇LCU (Landing Craft Utility) 中譯為通用登陸艇，較LCM大，通常可載坦克車二至三輛)若干艘，交造船廠妥加整備，鋸下了桅桿以增其穩定性，其防水門不能密閉者則予焊死，每艘LCU上裝載八吋砲一座，及其配賦彈藥與裝具。另外徵用

相同數目的軍租漁船伴行，先擇好海峽風浪較小之日期，將每一漁船繫於每一LCU舷旁，駛往金門，利用夜暗時間到達並即搶灘。在合字艇於六百呎下後錨搶灘的同時，將各漁船繫纜解脫，令其迅速返航台灣。各合字艇則繼續搶灘，放下艇首跳板大門，讓八吋砲運駛灘頭指定地點。為了確保八吋砲上岸不致被共砲擊毀，海軍作了一次成功的欺敵措施。在每一條徵租漁船上，均暗置了一個角反射器。雷達偵測時，能反射強烈的雷達電波，顯示在雷達螢光幕上成為大型目標。因此共軍看到海外來了好幾個大型目標，可能判為LST，到距岸二百碼以外，這些光點與沙灘回跡合併了，以為都直接搶灘了，因此開始猛烈砲轟各灘頭，隨後敵人又發現這些已搶灘的大型目標可能被砲擊後，又統統撤離了海灘，因而指揮他們所有的大砲，對著撤離海灘的大型目標猛烈追擊。我LCU搶灘下卸時，灘頭已恢復平靜。各八吋砲安然登陸，各合字艇任務完成也退了灘返航，不過敵人猛打速度較快的大型目標，對LCU又慢又小目標遂未集中全力攻擊，各漁船速度較快，遠比我中、美字艦小巧而且運轉靈活，雖亦受到不小的驚嚇，最後仍衝出火線，沒被共砲打著。合字艇雖慢，多衝了四十五分鐘，也同樣安全脫險，駛回馬公。不過就在各八吋砲順利的下卸時，在北參謀本部一位很高級的長官沉不住氣了，居然在無線電話裏用明語一再焦急地追詢大

傢伙上去了沒有，使敵人略有所悟，指示其砲兵打了許多砲彈到灘頭，使較晚下卸的一輛砲車受到損傷。

八吋巨砲戰勝共軍

登了陸的巨砲在掩體內秘作整備，並分配好了任務。次日夜晚，由友軍砲兵派人引導分別到金門東、西、北三個區域海灘邊，對準敵人最具威脅，但早已被我精確測定好位置的共軍巨砲陣地，突予猛烈轟擊，這些八吋砲，即便是榴彈砲，射程遠逾一萬五千碼，這次射向幾千碼的目標，不但準確，而且破壞力倍增。後據可靠情報透露：共軍好幾十吋厚的鋼筋水泥掩體，被一舉摧毀多處，其中多門巨砲被炸的無法使用，人員被震死的更多。那時中共尚一度對外宣稱，受到美國原子砲彈攻擊，其實是八吋巨砲而已。這些八吋砲在海邊立威後，又立即駛入山洞掩藏，敵人雖很快調了別的大砲強力反擊，但打的都是空無一物之海灘。過了一夜，八吋砲再度出動到新的海灘，繼續對別的毛共砲兵陣地轟擊，又再退隱山洞之內。如此夜夜神出鬼沒出擊，讓中共砲兵吃盡了苦頭。因此，八吋砲運達後，我軍砲兵才真正有了反擊之力，且使共軍無法反制；不但摧毀了不少傷害料羅灣海軍之大砲，而且扭轉了月餘以來一直挨打的砲戰頹勢，更對中共後來難以為繼的砲戰，產生了相當決定性之影響。

珠璣成集

法治教育校園巡迴演講集序

● 王成聖

俗諺云：「知識即力量！」在資訊爆炸、世界成爲一個地球村時，如何把「資訊」過濾、篩選、整合成「知識」，更見緊迫與重要。誰掌握最多、最精要的知識，誰就是贏家。

對現代人而言，保健、理財等知識，已成爲人生必備錦囊。殊不知尚有極重要、卻容易被忽略的一門學科，那就是——法律。

我們的一言一行，莫不受到法律的規範，它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不可避免的律法，但一般人卻對它普遍感到陌生，或存有刻板印象，甚至覺得不要接觸較妥當。

幾年前，美國電視連續劇「洛城法網」在台放映，由於劇情緊湊感人、刻劃入微，一掃國人對法界從業人員的刻板印象，也鼓勵了許多學子報考法律系。

另一方面，現代生活面面需要以法律解決問題，人才供需的不均，也激勵年輕人在規劃生涯時選擇法律。

九十年代屆今，法律系躍升金榜的前幾名，各大專院校也積極培訓法律人才。不管師資或學生素質都明顯提升。

然而，法治社會並不能單靠學院的養成，還需仰賴國民對法律意識的加強與法律知識的增進。爲了將法律落實到大眾的生活，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學會、韓忠謨法學基金會、龔祖遂先生文教基金會與微閣公益基金會，共同舉辦一系列座談會、生活營，推廣法治教育。

活動係就目前法學新興議題、修法方向，以及多位教授專門的領域爲題，作專題設計。其內容包括言論自由、環境法規、台灣法制史、資訊科技與法律、親屬新法等……除了延請專家到十多所中學巡迴演講，並留時間作雙向溝通，期能作深入淺出的探討，勾起中學生對法律的興趣與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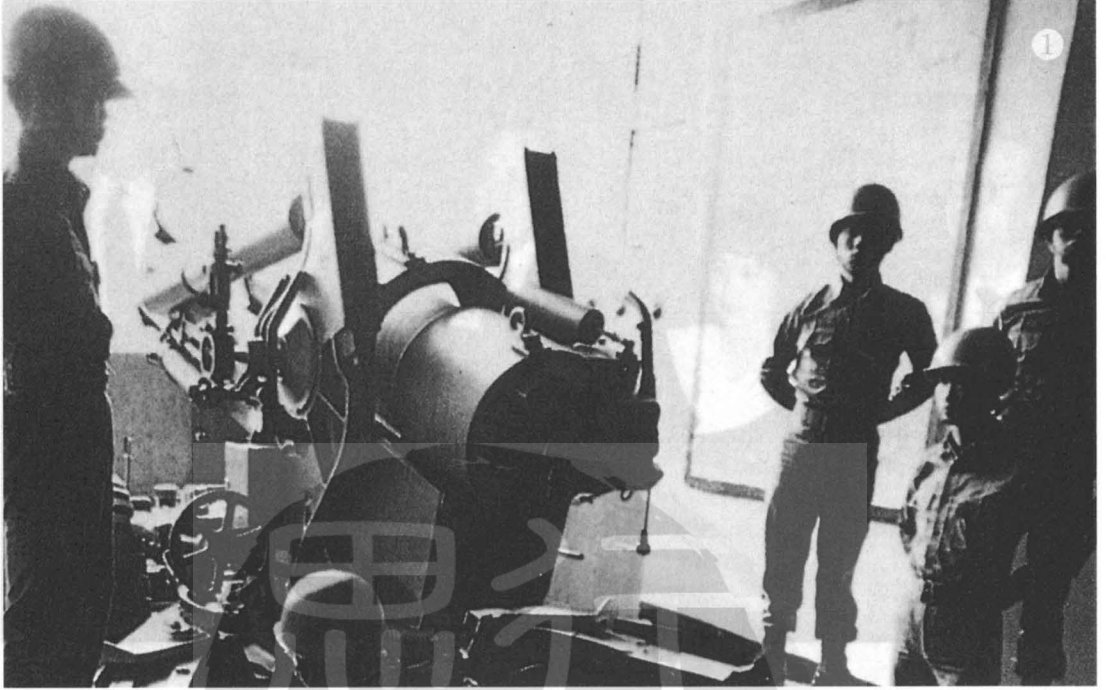
在研習會方面，生活營的課程針對大學生另作設計，如：司法實務、少年事件處理、信用卡與定型化契約、媒體言論自由尺度……都是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透過法學教育基本入門、法律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參觀活動，使同學對法律相關事務有基本而廣泛的接觸與認知，也讓實務與理論相互印證，更能促進各校學生對法律訊息的交流與互動。最終目的，則在於增進大家解決問題的能力。

如今，活動已圓滿結束，主辦單位並將課堂的演講整理集結出書，俾能嘉惠更多無法與會者。這些專家學者的心血結晶，化爲字字珠璣，當能對我們的生活產生諸多啓示和影響，值得讀者用心去探討與鑽研。

「知識就是力量」，法律知識不但是吾人的護身符，更是讓大家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尊嚴的法門。

鑽研。

「知識就是力量」，法律知識不但是吾人的護身符，更是讓大家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尊嚴的法門。



①八二三金門砲戰時國軍使用八吋放列式榴彈砲還擊的情形。
②八二三砲戰時使用的八吋自走加農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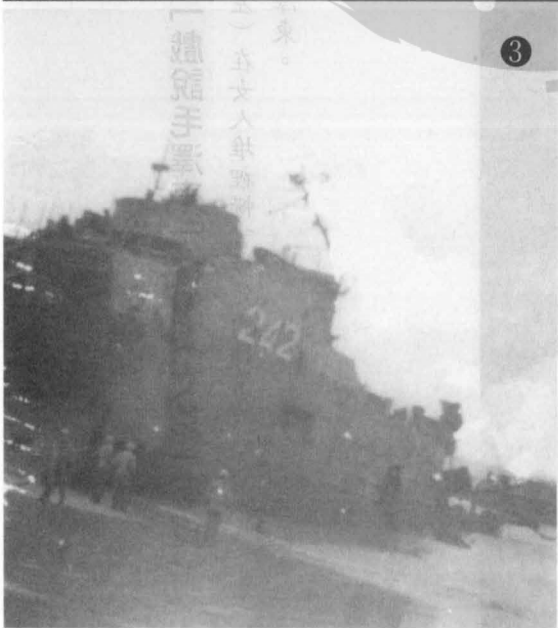
宋炯：「八二三砲戰歷險記」插圖（文見一二頁）

宋炯：「八二三砲戰歷險記」插圖（文見二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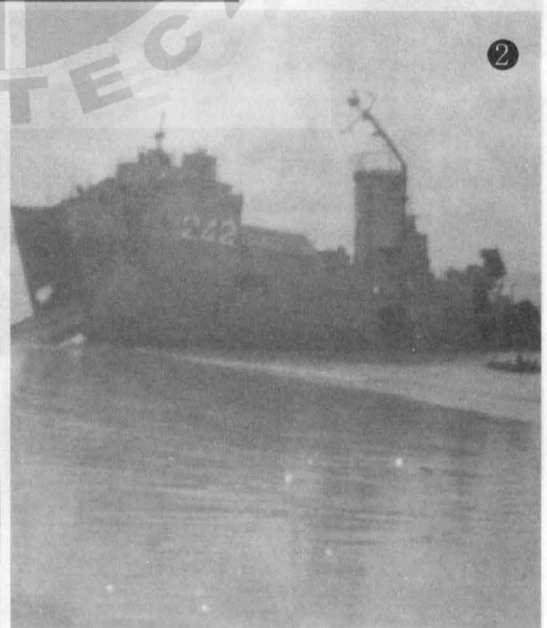
- ① 作者宋炯任美頌艦長時在艦長室留影。
- ② 美樂艦在金門料羅灣新頭海灘被擊爆炸後解體的情形。
- ③ 美頌艦帶救難隊為美樂艦解體時的情況。



①



③



②